

古今史論大觀前編

古今史論大觀前編卷之三

唐虞夏商周

江陰繆筱珊先生鑒定

華亭雷瑒編輯

泰伯論

歸有光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受受之而安受受之而安受之而必不安焉人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意之所在有意意之所在有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所之情天下之之情天下之之情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為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天下之至情天下之至情言讓者二於伯夷稱賢人于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所貴也苟以所貴也苟以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為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天下將有不天下將有不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叔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載世吳延亂者載世吳亂者載世吳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沼年而吳國為年而吳國為恨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於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褻褻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如此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泰伯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

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之後必至於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剪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註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為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而其弟終於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於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成而為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其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言而求其讓於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為之說是孤竹不為賢而必箕頴以為大厯山不必孝而必首陽以為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為乃匹夫匹婦之為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評 委婉高奇可稱泰伯千載知己

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論

錢 福

聖賢之心同於正天下之大經也而不以迹間焉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經也惟不可一日而無經則於事變之來或處其難而正之於微或處其急而正之於顯其事雖若不相爲謀而其心未始不相合也人徒見其事勢之難易行藏之顯微遂以爲聖賢之心不可以槩爲者而不知欲正大經於天下後世則不以迹而間其心也故仲尼於泰伯以至德稱之而朱子謂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庶幾泰伯之心無愧而夷齊之心亦有光矣請原其說聖賢之道出於天下之大經不得已而後濟之以大權出於經者合之天理而正卽之人心而安濟以權者則雖順乎天而應乎人卑或可拂賤或可抗權不得以廢其正也若夫泰伯之於夷齊其同一守經者耶自今觀之太王有翦商之志魯頌之所不誣也武王有伐商之舉太誓之所不諱也然皆可權而不可經可變而不可常君子未嘗不悲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不幸而有是焉泰伯夷齊之心終不忍幸其所不幸也彼用乎權吾守乎經彼通乎變吾體其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常之道不可一日泯沒也然泰伯之迹微而夷齊之行顯故周邦卻盛孤竹辭榮人皆知其心同於讓也荆蠻采藥首陽如薇人皆知其心同於清也孰知其爲商守正之心果若是其同乎在夷齊叩馬之諫凜凜其有生氣而泰伯之迹泯然若無與於斯事者其心誠何心哉蓋泰伯之於太王處家人父子之際而其事不容於彰明夷齊之於武王有不共戴天之義而其事不容於隱忍况夫祖甲之亂未稔而紂之暴虐已滋太王之志旣萌而武王之戎衣隨著則其所處之難易緩急又不可以一律齊者故一則安於迹以晦其迹可也一則安於諫以犯其死可也迹者非避禍諫者非沽名同此心則同此經同此經則同此正雖太王之尊不能以之而復辟武王之威不能以之而繫鼓矣誠以一時之亂可輯而萬世之亂誠不可長一時之治可興而萬世之治尤不可廢一時之無君可憂而萬世之無君尤不可不慮也則聖賢之心之所以同者夫豈有求而然哉使太王之左右有夷齊焉則泰伯可以無迹矣武王之懿親有泰伯焉則

夷齊可以無諫矣使商室之有君而太王武王無所用權焉則逃者諫者舉泯其迹於無何有之鄉矣惟其不能以如是也而後聖賢各隨其所處而處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舉莫能非之而皆有以是之憤商而不激於亂從周而不貳其碩果孰挽而化之也實始而厥勲未集象成而其善未盡又孰轉而移之也蓋可見其天理之在人心者至愚所不能泯至聖所不能加而泰伯夷齊之心若植於先而發於後者愈得以暴白千載之下矣雖然此固泰伯夷齊之心也文王之心亦泰伯夷齊之心也姜里之囚不晦其明有二之歸不失其順宜王而不王者也宜王而不王則其無所逃而迹自化無所言而心自安又有純於太伯夷齊者矣噫文王也泰伯也夷齊也同正乎大經而大經我正而其所不能者天也於吾心焉何尤

虞仲論

湯聘尹

太王之子蓋三焉為季之有聖胤也而欲傳之祚太伯不逃則舍嫡立少太王之心必有不安者其逃也所以成季之立而安父之心也仲非嫡也而何以復逃昔箕山之避或讓伯益為不自量而仲之自竄於蠻夷也不亦過乎噫仲之志即泰伯之志也伯逃去而仲在太王之心猶未安也子章北面主父見憐夷齊既逃中子遂立不幸有人擁仲而翼戴之養志之謂何故逃之海濱者亦所以成季之立而安父之心也其志即泰伯之志也然逃可也何以斷髮文身而必於自廢曰其廢也仲所以遂冲抑之性而杜國人窺伺之情也彼其德足以懷人義足以動眾民一推戴而建邦啟土則視季為偶國而亦不免商厥考之心嗚呼扶蘇既死陳勝假名濟王式微漁人鼓亂仲而無廢安知明長幼之節者不歸心耶仲尼所以目為中清中權而與夷齊相媲美也百世而下猶聞風而思慕邑曰海虞山曰虞山其尊之也至矣

評 仲在而季可立即故仲與泰伯同稱引扶蘇濟王尤為明鑒

西伯伐崇論

方孝儒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美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生平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憚憚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美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是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賄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文王論

劉子翬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怠惟人亦然矚洞幽渺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趨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凋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御

焉它人觀之其中襟豈能傾刻靜謐也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為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僻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定也一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也由其心之精也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為貴乎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為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為主宰烏知其為雌雄者由鍊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為靈明虛淨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慎其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又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文王美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為襄公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傳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也彼言稟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水滌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邪質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為大予讀國語未嘗不歎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王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聖固天縱之也而造次顛沛未嘗捨是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修猶節而進况它人乎

武王論

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魏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其孰敢不嚴而孟某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瑯野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
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
為王御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王臣乎曰棄父事讎吾勿
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
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天下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
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武王論

方孝儒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違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城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還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頡頏其君而援武王以借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武王伐紂論

方孝儒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其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

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遭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祖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評 史誣太甚此辨頗為武王功臣

伯夷論

王安石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

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事其烈豈獨太公哉

伯夷論

章表民

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其志而以仁義殞其身始阻武王之伐紂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懦也篤仁義而已夫紂為暴君其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非人之棄商蓋商之棄人譬隄必決焉而水流乃潰也是紂之為惡非湯德所能掩之也天下之怒非一人可能遏之也惟伯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謂武王宜其諫焉或謂之好異耳矣是皆未然也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為也濟天下而絕一夫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一己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咎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世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已故使不君者聞武王之誅則欲得其為君不臣者聞伯夷之諫則欲得其為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噫武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興者也伯夷之死今數十百千年矣前有

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也是死不可能也與身而廢者也故平桀紂者莫仁於湯武而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商之敗周之興伯夷所不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衆人之關關者日繁而力能止之所救者將不少也

評 救關之論真善喻者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污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和若校之聖人之道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掌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恥武王之粟餓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評處在于清和互有短長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未暇亦將有妨焉若柳下惠辱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唯吾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所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為功雖均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所難為者也之和之迹疑於往而蔽於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所易為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周粟而終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為賢武王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天以紂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皆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惟夷齊之心以為臣伐君蓋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於篡奪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分既不從則又恥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篡奪竊取之志將逡巡而不敢發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以武王為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決不可伐乃於有商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學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羞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為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為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戡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予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濱趨文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

固無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歲久而死太則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春秋左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言吾不敢聽

周公論

蘇轍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患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報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

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援據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于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不能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周公論

韓元吉

處天下之變者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任天下之疑者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今夫天下之變非聖人無以處之也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間惟聖人于此有以任其疑而不顧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則上將見疑于君下將見疑于民天下之禍吾其無以弭之哉是故處之非難而任之為難任之非難而弭之為難然衆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不過曰委而去之而已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而懼于天下之疑亦不過于委而去則是天下之禍自我而啓矣曾何足以為聖人惟聖人所以弭之者為道不特有以弭聖人之疑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此其為聖人者歟周之為周未再世也成王幼冲不能紹文武之業此可謂天下之變也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天下不能無疑焉誅管叔放蔡叔流言四起而周公端委于上寂然如不聞是周公有以任之也任之既久果何以弭之哉雖然成王寢已長矣其聰明志慮猶未足自治其天下而周公歸政焉以常人論之既歸之政則周公可以致為臣而去矣公乃偃然自處于師傅之位而不去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蓋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則亦足以治苟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政始歸之則天下之禍有不可弭者矣何也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猶制于大臣則惡忌之心易生納讒間之言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故于是舉天下還之君而不去其位以為之臣當是時也非特羣臣不足以知周公之心雖召公亦不之知也故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夫召公之不說謂周公歸政之早也故公為言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而悉舉商周輔相之盛伊尹伊陟巫咸甘盤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用又厥辟受有天命之事以廣召公之心其終又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任位誕無我責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而聰明志慮皆吾有以啓迪于前而惡忌讒間無自而發君臣罔有間隙而至于太平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由是言之